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剛才大家希望末學多講一點時間，這個也是好事，但是現在時間上，我們今天還是先維持一個小時，然後再慢慢增加到一個半小時。因為我在這邊還是要辦公的，所以我房間林長就給我安裝了電話、傳真機，就是利用上午的時間跟台北那邊聯繫，有一些事情要處理。我們是十一點十五分就吃午餐，所以這個時間上不是太長，我們過幾天如果能夠延，大概可以延到一個半小時。大家不嫌棄，我就多獻醜。實在講，我也是很差的，業障是很重，比不上各位，這是實話，這個不是客氣話。

這兩句話是《論語》講的，「恭而無禮則勞，慎而無禮則蕙」。早上大家看到我吃飽飯，大家要站起來送。這個時候我請大家慢慢吃，大家就坐著不要動，這個就是禮節。恭就是恭敬，大家的心態就是表示恭敬，但是恭敬當中要有禮。為什麼要禮來節制，如果沒有禮的節制，我們恭敬在行動上就會很辛苦，就勞，「恭而無禮則勞」，勞就是很辛勞，你很辛苦。像以前莊行師還沒有出家，他當居士的時候，他對老和尚是非常非常恭敬，後來老和尚叫他當侍者。有一次，那個時候我剛出家，人家切了水果，供養老和尚吃，他就把那個水果盤拿著，拿到老和尚的嘴巴，只差沒往老和尚嘴巴一塞，老和尚說，我不是自己沒有手。他這個就是什麼？他恭敬，但是沒有禮去節制。所以，他就很辛勞，他很辛苦。老和尚辛不辛苦？如果人家這樣弄給我吃，我也很辛苦，他辛苦，我也辛苦，勞，辛勞。你弄好給他吃，那是病人他病得都自己不能動，只好讓人家餵，是不是這樣？人好好的，這樣餵多難受。勞。「慎而無禮則蕙」，慎就是很謹慎，什麼事都很慎重，但是你要有禮去節制，蕙

的意思就是拘謹，你就不自在，拘束。不自在，很謹慎，謹慎過頭，顯得處處這個好像也不對、那個也不對，你心就不自在，這個叫蕙。這是《論語》的話。

所以，最近台北給我送了兩部，以前老和尚請李老師講的《禮記·曲禮》老和尚做的筆記，只有上集，下集沒講。我請江蘇溧陽的周居士，說你去幫我印一萬本，現在不曉得印得怎麼樣。它裡面餐桌的位置，還有坐車的位置，這個禮節都有講求，還有老和尚以前跟我們講，菜還要擺五行的，金木水火土。我說我們怎麼懂得什麼叫金木水火土？這個就是我們要學的。

像我們那一天，在路上見到老和尚，其實我們不用追趕，因為我告訴大家，還是安全第一。大家對老和尚是一個恭敬，但是在這個時候，交通的問題，安全的問題。如果你在路上發生問題，那這個恭敬就變什麼，變成很不恭敬，是不是？讓老和尚操心，我們為了追趕他，發生交通事故，這樣就不對。所以這個大家要懂，要禮去節制。對老和尚的恭敬，主要是要真正明白他的教導，依教奉行。在生活當中，當然我們在禮貌上、禮節上一定是不能失禮，這個都要懂。所以這個有很多方面，方方面面的。有一些同修見到法師，他就一定要拜三拜，給他說一拜，他還是要拜三拜，這個就是恭無禮則勞。我們有一句俗話講，「恭敬不如從命」，你對他很恭敬，但還不如說聽他的，遵照他的意思，從命，遵照他的意思，那對他是最恭敬的。他叫你一拜，你非三拜不可，我就碰到很多這樣的，好像缺了兩拜，他心裡很不安。其實他拜了三拜，他心安了，我不安。老和尚常講，拜佛才拜三拜，拜人一拜就夠了，以前在台灣也常常這麼講。謹慎，沒有禮節制，那就很拘束不自在，處處很不自在，這樣就不對。

還有我們那天到中心，開懷師聽到唱國歌、升旗站起來，這個

時候我們是看光碟，不是在現場升旗，在現場升旗我們就要起立。這個時候應該是怎麼樣？如果中心他們請我們站起來，我們就要站起來，他們在旁邊不是有一些服務員嗎？如果說請大家起立，我們就站起來。他沒有講，我們站起來，有的沒有站起來，有的人心裡就想，我現在到底是該站起來還是不要站起來？這就是什麼？「慎而無禮則蕙」，蕙就不自在。這是《論語》的一句話，這個我們都要明白。

禮是世間法，佛法不離世間法，佛法、世間法要能夠圓融，我們修學才能沒障礙。所以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講，要「弘崇禮律」，弘揚、推崇，禮就是世間的禮，律就是戒律，戒律跟禮都要弘揚、都要推崇。這個禮，以前李老師在，他們接電話，講話的語氣，都讓你聽了很舒服；客人去，他都照一般的古禮。我出家十幾天，跟日常法師、果清法師，果清法師是現在台灣戒律修得很好的一個，我剛出家，他也跟我生活過一個月，他來基金會住了一個多月。他在李老師那邊，在家的時候學了八年經教，他戒律持得不錯，現在都在台中。簡豐文居士，就是基金會的總幹事，他開車，我們去看李老師，我就看他那麼一次，後來第二年他就往生了。

到了，李老師九十幾歲，見到日常法師（日常法師才五十幾歲，那個時候我三十四歲）就跟他頂禮，他九十五歲，跟他頂禮。他九十七歲往生的，我去看他那一年他九十五歲，然後他就供養，包紅包。現在《弟子規》講，「過猶待，百步餘」，李老師真的就是這樣，我們走了，他恭敬合掌在門口送到我們車子轉彎不見了，我們轉彎都還看到他站在門口。台中蓮社的居士，他們安排這些都很有秩序，李老師往生之後，安排車輛，接待。如果有客人要來，他一定在巷口，在比較遠的地方，在路口就在等你，怕你找不到路；送，一定送到路口。這個是禮，律是戒律，弘崇禮律。李老師以前

在那個是，所以我們老和尚去那邊學到了東西。

《無量壽經》也講，我們現在人都是這個也沒有、這個也沒有，義禮都沒有，無義無禮。無義無禮，就是他不懂，義是道義，道德仁義禮，沒有道義，也不講求，禮也也沒有。所以，自從五四運動，打倒孔家店，然後這些統統被扔掉了。所以現在的人的確這些都不懂，不懂，人與人之間相處，那就很多矛盾跟磨擦，會有很多衝突。所以，禮的作用，禮以和為貴，禮它的作用就是這個和。人與人相處，人對事、人對物，以和為貴，禮的作用就是讓我們和諧。現在胡主席提倡和諧社會，怎麼和諧？要懂這個，彼此都講禮讓，那就和諧了。全世界的人都不講禮讓，講競爭、講鬥爭，然後再戰爭，怎麼會和？世界怎麼會和平？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喊世界和平是一句很空洞的口號，不能落實。現在要世界和平，還真要找中國的古聖先賢這些教訓，這個世界才有可能和平，這是英國湯恩比教授講的。這些我們也都要懂，我們雖然出家了，對這些世間法也不能不懂。所以，《吉凶經》告訴我們。

昨天我們講到四念處的觀身不淨、觀受是苦，昨天也有我們同學來問我，觀身不淨是教我們破愛欲，《無量壽經》講的，讀過《無量壽經》的同修，大家都應該很熟悉這個經文，「生時苦痛，老亦苦痛，病極苦痛，死極苦痛，惡臭不淨，無可樂者」；「愛欲榮華，不可常保，皆當別離」。這個就是不淨觀，惡臭不淨，我們這個身體、世界都不清淨，惡就是不好，臭就是不清淨，這個教我們觀身不淨，主要是講這個。《無量壽經》三十三品到三十七品，這些道理都有講到。這是講苦，觀受是苦，我們現在生老病死；「愛欲榮華，不可常保，皆當別離」，愛別離苦，一個我們就可以以此類推，怨憎會苦、五陰熾盛、求不得苦，這些苦，這是觀受是苦。我們讀了經文要懂得去作觀，如果你觀照的功夫不得力，你修了沒

味道；修了沒味道，我們很容易會退心，不想修了。修了入不進去，嘗不到法味，得不到法喜，就很容易會退轉，不修了。昨天有同修問我說，淫心很難斷。這是很正常的，如果你斷了，你不就現在是阿羅漢。你還沒有證到阿羅漢，非想非非想天都還沒斷，何況我們？

所以，我們生老病死這個苦，生死的苦，惡臭不淨，它是輪迴的一個果報，六道輪迴，我們現在在人道輪迴的果報。六道輪迴最根本的因，《圓覺經》講，「一切眾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」。我們現在這個六道，這個生命從哪裡來？為什麼產生這些現象？從淫欲來的。淫欲，這是輪迴的根本，愛欲之首。因為愛欲很多，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很多，會讓我們引起貪愛、欲望的。但是這個是所有的愛欲當中，這個是為首，這個斷了，其他就容易了。但是這個最不容易斷，所以這個是輪迴的根本。

在二〇〇六年，香港張居士她的婆婆往生，我們去幫她做佛事，然後送她到火化場，燒屍體的，火化場，在香港，我們都幫忙把她送到火化場。火化場沒有多遠，剛好一對新郎跟新娘穿著結婚禮服在照相，那個時候莊義師他當維那，他就說這邊在燒死人，那邊在結婚，在車上看到，他就講了這麼一句話，他看到這個現象。當時我就給他回答，我說火葬場那些死人就是從結婚來的。大家想對不對？沒錯吧！我們這個身體從哪裡來？父母交媾。我們為什麼會投進去這個胎？因為我們動了淫心，然後就入胎了，就進去了，就入胎了。所以輪迴根本，愛欲為首，這個不好斷。觀身不淨，主要是對治這個。但是有的人適合修，有的人不適合修，修其他方法也是可以對治這個，譬如說修不淨觀、修白骨觀、修九想觀，都可以對治這個。這個觀，你要深入去觀察，深入觀察就是看破，你看出這個事實真相，你這個心才能放得下，不然不容易。這是無始劫的

習氣，沒那麼容易斷。如果那麼容易斷，證阿羅漢就很快。

所以，昨天同修問到這個問題，不要怕，很正常的，如果你沒有這個，那就不對了。所以，以前出家受比丘戒，我們現在講性欲，性功能，你不是一個正常人，他不會給你剃度的，黃門、二根都不可以給你剃度，你是跟正常人一樣，可以生兒育女的。不是說一個殘疾的人，他六根不具，為了這樣去出家的。所以避免人家的誤會，佛規定一定是要正常人。你是正常人，你一定有這個，你沒有這個你就是騙我。你沒有這個，除非你是證得阿羅漢果，證得阿羅漢果，你現在就有六種神通。這個不好斷，觀這個要幹什麼？主要破這個，如果你觀身不淨沒有觀起來，這個就很不容易破。你觀受是苦，這個觀起來也可以破。觀心無常，你真正觀成就也可以破。觀法無我，也可以破。修一種可以破，統修也可以。四念處它是有連帶關係的，都要去觀察的，身、受、心、法都要觀察的，這個非常非常重要。

所以在家五戒只戒不邪淫（不邪行），這是五戒，出家戒就是完全沒有。八關齋戒就不淫，八關齋戒就是一天當中不淫。比丘戒不淫欲是擺在第一個，沙彌戒不殺生排在第一個，五戒十善不殺生排在第一個，但是比丘戒第一個是不淫欲。為什麼？他都要超越三界、超越六道輪迴，這是為首的，所以列為第一條戒，不淫。戒律，它是先從事相上給你隔離，因為你一接觸就會起心動念。不起心動念嗎？你說不會起心動念，那不太可能，只是有的人比較嚴重、有的人比較輕微，只是這樣。這個我們都不要不好意思，這個沒有什麼不好意思，因為我們本來就這樣，有什麼不好意思？因為就是這樣所以我們才會在人間，不然我們就不在這裡，大家懂嗎？

所以有一次大概在二十二年前，台灣台北看守所那個監獄，請我一個禮拜去講一次經，裡面關的都是那些（是男眾的監獄）犯人

，年輕人，長得都不錯，滿有福報的，作奸犯科，都被抓進去。但是那些人看到我出家，我那個時候才三十五歲，他們就很好奇，他們說我們在外面幹的是殺盜淫妄，你出家。然後他說，那時候我們台灣有出版《時報周刊》，它封面都是照模特兒露體的，他說師父我買一本給你看，你會不會起心動念。我說，我決定起心動念，所以我不敢看。他們就問我這個問題。我剛出家那一天，剛剃頭，是在基金會，然後坐電梯到一樓，在電梯裡面就有一個年輕人，穿著西裝，打著領帶，就我們兩個人坐電梯，他看到我，他就給我拍拍肩膀，什麼事情讓你想不開。那個時候我也不曉得該從何說起。

我是吃了很大的苦，聽了十五年的經，這個我們就是要知道怎麼去對治的。所以，如來制定出家戒，在以前的道場，男女眾都一定分開的。以前在華藏圖書館，我真的是沒辦法。我剛出家跟日常法師一年五個多月，那真正有一點像出家人過的日子。因為老和尚叫我跟日常法師學戒，日常法師很嚴格，基金會三樓、十一樓、十二樓，日常法師規定晚上不准女眾住宿，三樓白天來上班可以，晚上不准住宿。我們台灣有一個懺雲老法師，現在年紀很大了，八、九十歲，現在身體也不太好，以前老和尚跟他住過茅蓬，老和尚在家的時候跟他住過茅蓬，在埔里住了半年，他持戒也是很精嚴。所以，他那個戒律的道場，他妹妹上山去看他，到傍晚就被他趕下來。他妹妹上山去看他，到傍晚就說下去下去，這邊不准收留女眾過夜，他戒律很精嚴。他這樣也是對的，就是說防微杜漸。

我在基金會一年五個多月，也是比較有像一點出家人的日子，因為晚上也不能吃，只能吃兩餐，每一天都要吃大鍋菜。我跟如道師都要輪流去買菜，日常法師講求，只要有營養，不可以講口味，不可以講色香味，他說吃到肚子拉出來不都一樣嗎？還要怎麼切、怎麼切。所以你怎麼切都可以，只要丟進去煮熟了就可以。所以那

邊我住了一年五個多月，廚房一點油煙都沒有，因為沒有油，就是用水煮菜，煮開了、煮熟了，火關掉，油再滴下去，都沒有油煙，一點油煙都沒有，然後鹽巴，好，就這樣。營養，土豆那些配一配，他說這個營養。也不用吃水果，有青菜，青菜就是維他命C，還要吃什麼水果。早上吃稀飯他有加WAKAMOTO，日本話叫WAKAMOTO，中文若元錠，要加那個，他說這個營養，就這樣吃。

所以，我們要買菜，要煮大鍋菜。然後上課，他上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，要上這個課。我們在那個地方，我住了一年五個多月，雖然他很嚴格，上課也不准遲到超過一分鐘。有一次我跟現在給老和尚攝影那個阿雄，我大哥的大兒子，那個時候他也跑去剃頭，跟我去出家，就我們兩個，還有他的徒弟如道師，三個人上課，還有一個閻瑞彥居士，住在那裡，四個人。有一次我們慢了一分鐘，從七點上到八點，他就說現在超過一分鐘，我們一起到佛前去懺悔，就帶我們到佛前去懺悔，他說以後要改過來，一定要準時。

有一次我跟我姪子，那個鬧鐘響了，我們又把它按下去，實在太好睡了。結果睡到五點多起來，我姪子睡上鋪，我睡下鋪，兩個趕快跳起來，跑到上面去，看到日常法師搭著袈裟在煮稀飯，他也沒有罵我們，看了有夠不好意思的。後來，我們兩個就商量，把鬧鐘放在我們手按不到的地方，所以從那次以後我們就準時起來了。就那麼一次。所以在那個地方過一個出家人的生活，也滿清淨。雖然按表操課，你照那個時間，幾點上課，幾點拜佛，幾點買菜，幾點煮菜，幾點午供，晚上老和尚來講經去聽經，照表操課，也滿清淨的。

但是到了圖書館，韓館長叫我過去幫忙，那個時候我去基金會，也是做義工的心態去幫忙，後來我父親往生，我就出家了。那個時候圖書館沒有人，韓館長叫我去幫忙，他們都不同意我去，老和



尚跟我講，你不去館長會生氣，後來他又給我補充一句，韓館長其實不是那麼不好相處的。我就請問師父，師父你看我是去還是不去？我不給你做決定，你自己決定。他不負這個責任就對了，你自己決定，你自己負責，以後你不要怪我，但是我是把館長的話傳給你。館長在那邊催了二、三次，因為只有我一個人，在基金會出家，我的法號是老和尚取的，其他的統統在圖書館。所以，現在老和尚不是常常講，悟字輩都是館長收的，不是他收的。我說師父，我應該不是吧！後來有一次，老和尚在新加坡早餐開示講到這一段，我剛好坐旁邊，後來老和尚對我看一看，只有你不是。這個也滿好玩的。

基金會我當時也是存著一個幫忙的心態，後來有那個因緣出家，那個地方後來也請了人，人也多了，人手慢慢夠了。圖書館以前我也護持，我在家就護持的，老和尚沒有道場講經，我也是護持的居士之一，我也出過錢、出過力，我應該也是要幫幫忙，就這樣過去的。現在莊行師，那個時候在開計程車，他送我過去，他說你在基金會學出世間法，現在到圖書館要學世間法。現在我想到，他當初講的這句話也沒錯。到了圖書館，老和尚都要聽韓館長的，每一個人都要聽她的。到了圖書館就不是吃大鍋菜，館長那可講求了，不止色香味俱全，還要講求口感，你咬下去那個感覺，菜擺得很漂亮，還要有花樣，搞得我是很煩惱。

跟日常法師，菜的那個根，日常法師說菜根才有營養，這個不能丟，我們嫩的都是要咬一咬，起碼把汁咬出來，那個渣真的太硬才吐掉。日常法師說這個才營養，這個怎麼可以丟，他說我是研究科學的，我知道。日常法師他以前是讀成功大學的，我研究科學的，這我知道，我們都咬一咬吃。然後到圖書館，瑩空法師是一個女眾，比我老，年紀比我大，她空心菜差不多這麼一截就把它丟掉。

我說這個太損福了，我們連這個根都要吃的，。她丟到垃圾桶，我又從垃圾桶把它撿起來，這太損福了。我撿起來，她又丟下去，她說這樣你會被師父、館長罵的，這個太老了，不行。當時我生煩惱一段時間，後來我想到日常法師那句話，說你要去遷就環境，不要叫環境遷就你。後來，好，丟就丟吧！

有一次切楊桃，我就切星星的，這樣比較快。結果老和尚說你懶惰，你怎麼這樣切？老和尚都會去廚房給我們監視，說你要剖開，把子挖掉，切個斜度，然後擺好，擺的還要有花樣，切的那個刀法還要講求，要斜切，不能橫切的，還要講求，真的是色香味。那時候生了一陣子煩惱，後來我就想隨緣，在館長那邊吃的東西，外面餐廳都煮不出來。所以，我們有一些悟字輩的出家女眾，她們被館長訓練的，館長有一點重男輕女，女眾要下廚房煮飯。所以後面我們那些師弟都沒煮過，他們命太好了。後來她們被訓練得，現在可以辦宴席，外面餐廳做不出來。所以，老和尚很喜歡回去圖書館吃就是這樣。尤其是東北的酸白菜，那個酸白菜我也會做一點，酸白菜煮火鍋，酸菜火鍋；還有臭蘿蔔，他們家鄉的臭蘿蔔，我也學會做。以前跟日常法師哪有這些，統統被倒掉，這個統統不行。所以兩個極端，我都要去適應，我在哪個環境就要適應哪一樣。

所以，我在基金會過一年多像一點出家人的生活，不跟女眾來往是非就少，你接觸是非就多。到了圖書館，男女眾都混在一起，有一天我就去找師父，我說師父，我是凡夫，現在跟女眾在一起我會起心動念。我說師父這樣好了，我們男眾山上去找個道場，圖書館讓給女眾，這邊有法會我們回來幫忙，幫忙完我們就走。老和尚說，這個道場不是我的，是館長的，你去跟她講。叫我去跟她講，老和尚說我不管，你去跟她講。我就跑去找館長，我說館長，我跟妳商量一件事情，我說我們男女眾住在一起會起心動念，人都是有

感情的，這樣不好修行。我說妳去幫我們找個山上，我們男眾去住山上，圖書館給女眾住，有法會、講經的時候，我們來聽經、來幫忙，講完了，我們男眾很多會開車的，我們就回上山，避免一些是非。館長怎麼給我回答？怎麼，你要學小乘，現在我們這裡老和尚講的是大乘，大乘要歷事練心。她說你要去學小乘法不行，現在應該學大乘，以前你跟日常法師學小乘，現在要學大乘，要歷事練心，要在境界磨鍊。講得是很好聽，練得是亂七八糟，館長不同意，道場是她在管的，不是我管的，也就沒辦法。戒它的作用防微杜漸，我們必定要了解戒律的精神。

第一條觀身不淨，這個我們是要下功夫的，下了功夫我們才能夠看破，看破，你才真正放得下，因為你這個沒有看破，你肯定放不下。觀受是苦，這個如果你真觀得起來，那也會放下，現在我們的感受都是苦，基本上，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愛別離、求不得、怨憎會、五陰熾盛，都是苦。所以《無量壽經》講，「愛欲榮華，不可常保，皆當別離，無可樂者，當勤精進，生安樂國」。所以《無量壽經》三十三到三十七品，其實就是給我們講五戒、十善，包括四念處都講，但是我們一定要懂得去作觀。觀你要深入才會起作用，如果觀想我們不深入沒有力量，觀照不得力起不了作用。所以作觀要觀到成就才會真正是看破，成就是真的看破，有看清楚這個事實真相。看破了，你自然就放下，很自然的，絲毫不勉強。你沒有看破，你要放下，那很難，很不容易。

所以四念處，我們要多講求。特別在《安士全書·欲海回狂》，有一部分就是專門蒐集觀身不淨這些經文，這個我們大家多找一些時間多去深入。這也是印光祖師在世提倡的三本書其中之一，我們也知道他老人家的用心，他的苦心。我們如果知道這個是苦，你就不會去執著，就放下了。如果一個人常常想到病的時候、死的時

候，你常常作如是觀，這個道念自然就生起來了。現在我們作觀，可以跟修善同步來進行。現在我們要觀這個，感覺上總是有困難，這個困難在哪裡？因為四念處是屬於第二福，「受持三皈，具足眾戒，不犯威儀」，屬於第二福的層次。我們現在作這個觀有困難，問題還是在於沒有第一福的基礎，「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」，沒有這個基礎、這個地基，我們要觀就會有困難、有障礙。大家有念過《十善業道經》嗎？《十善業道經》佛給我們講得很清楚，「聲聞菩提、獨覺菩提、無上菩提，皆依此法以為根本而得成就」。三十七道品、六度、四無量心、止觀、方便，一切佛法的修學，大乘、小乘，都建立在十善大地這個基礎上，大家如果讀到《十善業道經》這段經文，你就明白了。

如果我們現在你能夠觀起來，如果你業障比較輕，你觀得起來，你一個觀起來，你是在第二福，在這一個；這個一定有包含這個，一定涵蓋這個，好像你已經蓋了二層樓，你一定有一層樓，你一定包含下面第一層。如果我們這一個還觀不起來，你是必須要從這個來修起。現在一定可以明白，老和尚為什麼叫我們要補習《弟子規》、《太上感應篇》、《十善業道經》，就是做為我們修三皈五戒、八關齋戒、沙彌戒、比丘戒、菩薩戒的基礎，這個是基礎。

印光祖師講，戒律以因果為鋼骨，鋼是鋼架、骨架，好像我們蓋房子這個骨架。戒律，它是以因果做為它的骨架，如果你不明因果，不明瞭因果報應這樁事實真相，要修戒律，等於你蓋房子沒有骨架，沒有骨架你蓋不起來，你怎麼蓋也蓋不起來。所以戒律以因果為鋼骨。所以那天跟大家講的《占察善惡業報經》，我那天寫了一段給大家看，「若佛滅後，惡世之中，諸有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於世間、出世間因果法，未得決定信」。這個惡世就是末世，佛滅度之後，我們現在就是末世，五濁惡世，比丘、比丘

尼，四眾弟子，在家、出家四眾弟子，於世間、出世間因果法，沒有得到決定信。這個經文，「未得決定信」，這是關鍵的句子，你沒有得到決定的信解，如果註解要加一個解，信解。你為什麼沒有決定信？因為你對這個事實真相理解得不夠，不深入。所以對世間、出世間的因果法，世間有世間的因果，出世間有出世間的因果，這些理論修學的方法沒有得到決定的信心，沒有決定的信心就是理解得不夠，不深入，所以未得決定信。所以，「不能修學無常想、苦想、無我想、不淨想」，就是四念處，不能修學四念處；亦「不能勤觀四聖諦法（苦集滅道）及十二因緣法」；大乘「真如、實際、無生無滅等法」，都不能修，這些沒辦法修。對世出世間的因果法沒有決定的信心，沒有決定信，所以沒辦法修這個。沒有辦法修這個，那就畢竟不能不造十惡根本過罪，就不可能不造十惡業，一定會造十惡業，就會造十惡業，造十惡業當然就有果報。所以在一部《占察善惡業報經》，它也是以十善十惡為一個基本的理論。十善雖然是世間的善法，但是它是出世間善法的一個基礎。現在老和尚提倡這三樣東西，其實就是奠定我們修學三皈五戒、沙彌戒的一個基礎、一個地基，因為你對這個因果要明瞭，你才會樂意的去斷惡修善；如果對這個因果報應的理論事實，我們認識得不夠深度，斷惡修善都談不上。

所以，昨天同學來問，說現在戒很難持，要退戒。現在有戒嗎？你去戒場受了戒，你就有戒了嗎？退戒是藕益大師在《寒笈集》講的。藕益大師他得戒，他得到比丘戒，菩薩戒、比丘戒，他都得到了。他怎麼得的？他用《占察善惡業報經》占察輪相，占到清淨輪相，然後他在佛前受了這個比丘戒。但是後來因為因緣不許可，他沒有辦法依照比丘戒這樣如理如法的來受持，所以在佛前他就退戒了，退到沙彌戒，從比丘戒退到沙彌戒。這一點常識，大家一定

要懂，你不是說到戒場去受了三壇大戒就得戒了，其實你沒有得戒。所以，說實在話，我們現在連破戒都談不上，因為你沒有得戒。破戒是怎麼才叫破戒？你得了戒，然後沒有去受持，這樣破了戒，毀了戒體，這才叫破戒。你根本就沒得戒，沒得戒，我們造了這個業，叫做造惡業，不是破戒。破戒，你一定要得戒，才能破戒。所以這些常識都要明白。

雖然不得戒，弘一大師他也建議我們去受。為什麼？你去受了，你才能去看戒律的書，才能學習，學一條做一條；如果你不去受，你就不可以看，這是佛規定的。所以，弘一律師他也是建議我們，雖然不得戒，還是去受，受了以後不要以為自己是比丘、沙彌，你認為自己是比丘、沙彌就犯很重很重的罪，好像是冒牌的。你不是真正那個身分，你沒有那個條件，你自以為是比丘、沙彌，那個罪過就很重，等於是冒牌的，好像你不是縣長說你是縣長，你會被抓起來，這點常識我們一定要懂。

修四念處主要就是斷貪欲的，老和尚講分別妄想執著，妄想是比較細，執著比較粗的，我們現在比較嚴重的執著先破，再破分別，再破妄想。老和尚常講，執著、執著，什麼叫執著？執著什麼？我們聽經一定要能夠細嚼慢嚥，要去消化，消歸自性，要深入去面觀去提起，不然聽經聽了都是，以前李老師講，叫囫圇吞棗。囫圇吞棗大家知道嗎？那個紅棗拿來就吞下去，所以叫囫圇吞棗。問你什麼味道？不知道，我吞下去了，吃下去了，什麼味道不知道，因為你囫圇吞棗，你沒有放在嘴巴細嚼慢嚥，你不知道它的味道。我們聽經教也是一樣，你要細嚼慢嚥，要面觀，你這樣才有受用。如果聽了，我懂了，囫圇吞棗；實在講，有沒有懂？似懂非懂。說真的，是沒懂，為什麼？懂了你就不執著，如果你還執著，那怎麼有懂？可見得沒懂，沒真懂。

所以，執著是什麼？說穿了，就是愛欲。愛欲是見思煩惱，思惑，藕斷絲連，這個斷了，你才證阿羅漢；分別要破塵沙，你提升到菩薩位置；你破一品無明，提升到分證佛的位置。我們學習一定要把這個搞清楚，才知道現在我學到什麼程度，什麼層次。我現在是在什麼樣的層次，應該從哪個地方先下手來學習，這樣我們修學的脚步才穩健。不然你修了半天，修的時候糊裡糊塗，到最後得的果報也是糊裡糊塗。迷迷糊糊的，不曉得在修什麼，修了一輩子，到死了都不知道在修什麼，很多。

所以，老和尚常講，他不是常常舉出李老師講的話嗎？有的老和尚出家幾十年，到死都還不信佛。他怎麼不信佛？他沒有去求理解，蓋了道場，蓋了道場要幹什麼，他自己都搞不清楚，就做早晚課。做早晚課要幹什麼？現在做早晚課做得有法喜充滿的舉手。沒辦法，住在寺院，時間到非上去不可，無可奈何，很無奈的上去做，這樣做會法喜嗎？會不會法喜？肯定沒有法喜，因為你是不得已去做的，時間到，沒去又不行，就這樣。如果古來祖師大德他們做早晚課是這樣的心情，那他還會有什麼成就？他定這個功課做什麼？沒用，定那個幹什麼？不需要。

所以有一次，在十年前，我在九華山佛學院，果卓法師昨天來看我，昨天你們看到果卓法師，他也是廬江的。他一九九八年到新加坡淨宗學會參加第三屆培訓班，我也去參加，我們算是同參道友，同學。所以，他回來他就請我到，他那個時候當副院長，在九華山佛學院當副院長，他就請我去甘露寺主持佛七，他們第一次打佛七，後來又請我幾次去講演。打佛七都是誦《彌陀經》，一般早課都是念楞嚴咒、大悲咒、十小咒，有一次他請我去演講，我就跟他們講，我知道他們平常都是做一般的早課，我說祖師定的這個功課，不是你照著這樣念，你要能夠懂得提起觀照功夫，你要懂得觀照

。所以我就舉出玉琳國師的《綸貫》，早課、暮課綸貫，玉琳國師講的玄義，他安排那個功課，你持咒還要觀想，幫助你在生活當中除煩惱，先除煩惱，控制煩惱，把煩惱伏住，你修學才會不斷的提升，你煩惱壓不住就沒辦法。現在在寺院裡面就照那個念，他們只知道照那個念，沒有人去講解，沒有人教他們怎麼去依照這個文隨文作觀，隨文入觀，沒有把這個道理講清楚、說明白，所以得不到受用，做到最後就會生煩惱。哪一個人做早晚課做到很法喜的，很少；頂多他念得很熟悉，反正時間到了，我就去念。但是能不能了生死？不能了生死。

所以要懂得作觀它的重要性。這個觀，實在講，不但是第二福、第三福，都要隨文作觀，入觀，就連第一福都要觀，就連修個《弟子規》你也要觀，你要觀察，你沒有觀察，你說你做到《弟子規》，是真的嗎？那未必。不是說你讀了《弟子規》，你就做到了，不是，你還要去觀察、去對照，你的言行跟這個有沒有一樣，那個就是觀。再提升就是《感應篇》，觀心。《弟子規》比較偏重在觀察言行，這方面的。你觀察到我哪個地方做得不對，你觀察到趕快修正過來，那個就叫修，要觀，要修，你這樣才會得到受用，得到受用你會有法喜。孔老夫子講，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」，才會生歡喜心，生歡喜心你才不會退。你學了沒味道，學了枯燥無味，肯定會退心的，學到最後還俗算了，回家去了，你覺得得不到法味。我們今天就講到此地。